

中国荒政书集成

第六册

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·文献丛刊

中国荒政书集成

第六册

主 编 李文明

夏明方

朱 许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马大正 于沛 朱诚如

成崇德 李文海 陈桦

邹爱莲 孟超 徐兆仁

戴逸

本书被列为国家古籍整理出版“十五”重点规划

本书出版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

高等学校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灾荒研究

中国人民大学“十五”“二一一工程”清史子项目



高淳义学义仓辑略

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

(清)王检心 纂

吴四伍 点校

高淳义学义仓辑略序

凡亲民之吏，教养为难。试骤语以“教养之术，开之自上；教养之资，取之自民”，鲜不骇且异者，诚以民不得尽处有余之时，为有余之人，而吾使自养之、自教之，以乐观其成也。今之为吏者，视事下车，拊循临问，创一事，立一法，捐廉俸以为倡，复眠旣仕殷户等差，乐劝输将，意非不美；而或假蠹胥劣衿之手，侵渔吞噬，实惠未沾，弊端滋集，其事几与钓采华名等是，诚不如民自养之自教之为得也。而善察民情者，则又不必民尽处有余之时，为有余之人，使之图教养而无不足。何者？风俗之患，习所不当习，用所不当用，力穷财耗，隐为民患，而不自知慎所习而教之本立，节所用而养之源裕。鼓妖惑众，焚顶烧指，穷无益之力，耗有尽之财，皆宜屏而绝之也。子涵明府摄篆淳溪，其学醇而正，其风廉且能。旧俗迎神、事鬼、赛会、增华、白猴、五猖、先锋、太保各名，不经尤甚，士民连裳倚袂，醮饮剧游，费以巨万。明府悯其所习所用之非而蚩蚩者愚也，剴切敦谕，敛其散钱，改作义仓义学，使知弃末而返本，背伪而归真。数月规模具，期年功效成。委曲纤悉，无不备者，亦无待余言之详。饮食教诲，化俗型方，可谓媿矣。昔汤文正公奏毁三吴淫祠，民害以远；兹之除弊兴利，一举两得，倘所谓“教养之术，开之自上；教养之资，取之自民”者非与？夫何骇异之有！余来金陵甫四阅月，悉心察吏，以敦本笃实为先，如明府者，善政尚不止此。以是为江南良吏，吾乡与有荣焉。愿凡为吏者，思教养之难，以图其易，实力奉行，蒸蒸焉，不期而入于古。此又得余心之同然，而更望明府之进于此而有为也。

道光柔兆敦牂且月上澣日，真源徐广缙记于金陵司署

高淳县义学义仓记

今之长民者，每语人曰：民无良民。若是其无良也，何以孔子观于乡而知饮蜡皆有道也？今之察吏者，每语人曰：吏无良吏。若是其无良也，何以史公叙列传而合侨豹皆称循也？夫一邑中有悍民、有愿民，民有恶俗、有美俗，恶而为美，悍而为愿，孰转移之而斡旋之也？善为吏者，惇礼义，笃忠信，无贪利之心，无干誉之见，优而柔之，鼓而舞之，使民藉敛忘其费，职业忘其劳，所恶不待禁而除，所好不待劝而集，习尚风化不待喻而一。禁而除，劝而集，喻而一，吏之次也。吏丧民则吏良，民听吏则民良，丧愈挚而听愈驯，则吏民俱良。观王君子涵之临民高淳，与高淳之民之从化，益知古人不我欺也。高淳本溧水县乡镇，自明宏治四年始析置县，迄今且三百年。民风素淳质，惟俗竞赛神，城乡会场有五猖、白猴、先锋、太保诸名目，每年会产纳赋二千余金。一年所入息，十倍于赋。禁神聚醮，尽饰美观，除租息不敷外，会长赔累，甚有破家者。其他敕厨、款宾、簾幕、舆马，费复不貲，民皆苦之。王君上其事，以为民俗所贵，莫如朴诚，衣食本源，必由勤俭。淳邑地处狭僻，男耕女织，民有古风。惟赛会靡滥，统合邑核之，一年消耗不下数万金，侈汰夸耀，日甚一日。积奢致匮，饥寒将至，殊为吏民隐忧。窃计各会地亩，系众民已出之财，禁会留产，必致有名无实。若就地设立义学、义仓，以公用之费归公用，庶可正本清源，不令自止。余批答之，如其详。恐民情之中变也，复出示剴切劝喻，以坚其黜邪崇正之心。不匝月，上游亦均报可，逾年事竣。王君列其册为三：曰劝设义学学名暨馆师董事姓名、学徒人数册；曰劝设义仓贮谷数目暨董事姓名册；曰白鹿精舍乡书院碑记、约规册。凡设义学一百七十七所，凡设义仓一百四十五所，存谷四百石有奇。册上，乞言于余，勒石垂远。余惟昔之循吏，若鲁恭、吴祜、刘宽、颍川四长，传所称仁信笃诚，使人不欺者也；王堂、陈宠，传所称委任贤良，职事自理者也。王君之为吏，可谓仁信笃诚，使人不欺矣，而委任贤良职事自理，余亦与有荣焉。守令者，天子所使正人心、厚风俗者也。今王君吏治之所就表表卓卓，固高淳士民迁善改过之速，抑王君之转移斡旋能致之，而后知吏与民果皆非无良也。胥吾境而悉化于此，固所至愿。书以报王君，将使《史》、《汉》循吏传诸贤不得专美于古，而孔子所叹王道之易易，且于吾民庶几遇之也。

道光二十六年岁次丙午仲夏，赐进士出身朝议大夫兼护盐巡道知江宁府事大兴徐青照撰

高淳义学义仓辑略序

吾读《鲁论》而知“性本相近，习始相远”也，吾读《孟子》而知“人性皆善”也。吾摄篆淳溪，而性近习远与人性皆善之说益确信而无疑。惟皇降衷，若有恒性。谁无父子？乃自异端邪说中之，而父子之亲离矣。谁无君臣？乃自异端邪说中之，而君臣之义背矣。谁无夫妇？谁无昆弟？谁无朋友？乃自异端邪说中之，而夫妇之别、长幼之序、朋友之信胥失矣。此其咎不在性而在习，而民之所以习于不善者，其咎不在民而在上。正学不明，人不知性，所终日征逐者，非纷华靡丽之事，即虚怪诞妄之言。至于民彝物则之实，阴阳消长之几，与夫正本清原之论，从未有议及者。于是驰骛眩瞀，辗转迷惑，不用力于人道之所宜，而专营求于鬼神之所不可知，吃斋念佛，如醉如狂，承讹袭谬，恬不为怪，虽有指其为非者，而若罔闻知。呜乎！其弊也久矣。高淳民情素朴，而俗多淫祀。敛钱作会，广置田产，以为谄鬼媚神之资。甚至有父子分析，夫妇乖离，兄弟兴讼，国课不完，朋比作奸，而顶礼焚香，日向淫鬼邪神长跪祈福者，岂其性使然哉？亦习俗为之也。余初下车，日坐堂皇，清厘积案，见其无情实者，多因事开导，委曲晓谕，久之而知其病根在是。爰出示禁止，取其会资，设立义学、义仓。民始疑且骇。余再三劝勉，谕以淫祀无福，所有会中面具、旗帜，对众焚毁，用释群疑。期月义学、义仓成，民皆欣然，喜谓：惠我子弟，无逾此举。然后知始之疑且骇者，习俗之锢蔽；终之欣然喜者，天性之流露。人性皆善，不信然与！抑又闻之，在下位，不获乎上，民不可得而治矣。斯举也，赖各大宪严切批示，宽以时日，故得从容办理，以藏厥事。而徐仲升方伯又为之撰序，徐稚兰太守且为之作记，格外优奖，无非与人为善之深心，即无非倡明正学之至意，而我皇上久道化成之盛治，庶可由此而进矣。用是付诸梓人，俾各义学、义仓遵守之，无复徇于积习，而共复其本性，永不为异端邪说所惑焉，于人心风俗未必无小补云尔。

道光二十六年岁在丙午孟冬大雪后八日，内乡王检心谨序于金陵寓邸

高淳义学义仓辑略

内乡王检心子涵甫纂

禁会设学仓第一示

为永禁迎神作会，以正民俗而裕民生事。照得本邑旧俗神会甚多，查核征册两忙钱粮，竟至两千余金。计一年租息，何止十倍。其会最不经者，则有白猴、五猖、先锋、太保等名目。每届会期，聚集多人，花台演戏，旗鼓沿街，结彩张灯，俾夜作昼，既酒食之是谋，复废时而失业，其滋扰之难堪，皆尔等所身受。本县上年莅任，检阅志乘，见有邑人吴越彦深知其害，上书张前县请示禁革。纵观大意，尚不如现在之甚。比时即拟查办，因事未亲见，犹在迟疑。本年各处会场，踵事增华，如狂如醉。即如城隍会，除原有经费之外，值年会首仍需赔钱一百余千文；其余迎宾、接着各户，尚多浮费。众口一词，以为苦累，势成积重，欲罢不能。一处如此，其他可知。统阖邑而计之，每年耗费不下数万金，因之宵小愈多，盖藏日竭。地方隐忧，孰甚于此。至于妇女入庙看戏烧香，匪徒随场聚赌，尤坏人心风俗。是以先为示禁。幸赖明理士庶交相劝勉，业已大著成效。可见越礼犯分之事，一经训饬，无不猛省。亟应就此转移，俾苏众困。如谓此数百年之胜会，一旦骤革，未必人人乐从，乃不达时务之论。凡民间善举，自不可轻废。此等恶风，如避水火，去之惟恐不速。大约起会之由，约有数端：或因祈年报岁，或因选胜征歌，或因此有彼无，或因免灾保福。殊不知神道聪明正直，灾祥显应，视乎其人之自取。既不为烧香而锡福，自不因停会而降灾，其理明白易晓。且现在湖北青莲教敛钱结会，各省传徒惑众，钦奉上谕严拿惩办，务绝根株。此而不加查禁，将来受害不止耗费物力。今以七月初一日起，凡聚众迎神作会，一概永远禁革。原有田产租息，各就地段设立义学，以为膏火之资，一处经费不足，就近并为一学。愿作义仓，亦听其便。馆地仓基，即以庙屋充用。从此弦诵相闻，凶荒足备，家无顽惰之童，野有稻粮之积。比之作会演戏，孰利孰害？老成经事皆以为是，少年浮薄必以为非。本县为吾民生计起见，深愿前车共鉴，身体力行，急图改辙，勿因阻于众好，而莫可如何，勿因历久相安，而见不及此。除传地保谕遵外，合行剴切出示晓谕。为此示仰绅商士庶人等知悉，各将此示细细体会，及时筹议。先将完粮户名，于下忙造申以前，赴房更正。如设义学，即改为某处义学；如立义仓，即改为某处义仓。仍限九月内查明田产租息实在数目，公议章程，联名具呈，以凭汇禀上宪，明立文案，以垂永久。实守土者之深幸。若仍习焉不察，肆行无忌，三尺具在，决不宽贷。其各凛遵毋违。特示。

禁会设学仓第二示

为酌定规约，再行晓谕事。照得前因神会甚多，大耗民财，应俱改为义学、义仓，并

将完粮户名，于下忙造串以前先行更正，一面会议禀复。业已指明祸福利害，剴切出示在案。兹查各会经理人请改义学、义仓，已有二千余户。未改之会，仍复不少。至如何设学设仓，亦未据一处议明具禀。本县此举实为阖邑生计，若只改户名而事无实济，将来覆辙相寻，仍可迎神作会，殊非正本清源之道。所有未改各会，现已比差饬催外，合将酌定规约出示晓谕。为此示仰士庶人等知悉：凡应改义学、义仓，立即遵照，妥为定义，统限本月内禀覆，毋再观望迟延，致干差提。特示。

计开：

义学规约八条

一、淳邑神会甚多，每会钱粮一两及一钱或七八分不等，以有用之财，为无益之事，殊为可惜。今劝令改为义学，而一会出息，不足办一义学之事，必合数会或十会或二十会出息，方能成一义学。惟是钱粮不一，户亦不一姓，并为一户完纳，必多不便。今拟各会钱粮，仍归原经理之人完纳，而原经理之人，即作义学董事。至于董事人数多者，即以二人管理一季之事，轮流分办，周而复始。每岁夏秋二季，各董事将所收花利会齐登簿算明，共入若干，该用若干，该余若干，存贮公所，不准私用。该董事等务须和衷商酌，秉公办理，更不得各执己见，稍有侵吞，致妨善举。至于馆地，祠堂庙宇皆可，但以宽敞洁净为主。

一、义学首重择师，必须品行端方，文理清通者，方可以为师。而义学中出息多少不等。今酌定出息，除完粮外，有足钱五十余千文者，延生员中之有品学者为师。入学费仪二千文，修金足钱三十千文，火食足钱八千文，弟子以十五人为率。有足钱三十余千文者，延童生中之有品学者为师。入学费仪一千文，修金足钱二十千文，火食足钱八千文，弟子以十人为率，修金四季支送，余钱存贮公所，以备荒年义学之用。该董事务于每岁季冬，即将来年所延之师姓名并本年所入若干、所用若干、余钱若干，一并开单禀县，以备查考。

一、义学原为贫士而设，必须真正贫寒无力攻书者，方准来学。至于有余之家，自当专延名师，以教子弟，不得吝惜束修。毋许以义学中自家亦捐有钱，强行来学，致占寒士地位。

一、义学所以培养人材，何地无才，何人不可为学？倘加意教育，自有真儒名臣出于其中。该董事及义学中师弟，其各勉之。勿虚过日月，勿旷误功课，本县有厚望焉。

一、义学教人之法，须供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于中，每日入学，师率弟子向上一揖，出学又一揖。朔望，师率弟子行三跪九叩首礼，崇先圣志景仰也。读书以四书、五经、十三经及程朱诸大儒语录为主，余力则阅纲目诸书。此外闲杂书籍不得存留义学中，致令弟子取阅，长其邪心。写字须临王右军及颜柳欧赵帖。每日临帖十余行，呈师批阅；不能临帖者，师为临仿摹写。读文须择清真雅正之文，逐细讲解。时下腐烂之文，不许授读。

一、义学弟子不拘年纪长幼，读书须要口齿清白，字义分晰。倘有错讹，师即为改正。平仄音韵，尤宜细为辨别。书法须要端楷，不许潦草。该董事等按月抽查，若果书能背熟、字能端正、文能清析，本月较前月有长进者，格外优奖纸笔足钱一百文。倘功夫荒废，请师责惩。如有秉性顽劣，三次教训不改者，公议逐出。

一、义学之师，必须有品学者，方可延聘。倘一时访查不确，误为延聘，以致功夫荒

废，或一月不到馆，或数月不到馆者，该董事等即稟请随时更延名师，不必拘一年期满，致令子弟荒功。若师品学兼优，功夫纯实者，该董事等务须加意敬礼，以示尊师重道之至意。

一、义学开馆、解馆，即遵照开印、封印之日为定。每岁开馆，弟子与师行再拜礼毕，复与董事等行再拜礼。解馆礼亦然。该董事务须视义学子弟如自己子弟，认真经理。即是积德行善，实际子孙必有兴者；慎勿支应故事，漠不关心也。本县于每岁四时季尾，亲自下乡，查验功课，酌行赏罚，以示劝惩。或因公下乡，顺道稽查。此系为地方培植人才起见，其各体此意努力办理。

义仓规约四条

一、神会改为义学，须计经费酌量合并。义仓乃备荒之举，便可随地创行，不必并计原有田亩。每年所收稻麦，除交纳钱粮外，无论多少，即于本区高燥处所就地堆积，祠堂庙宇各听其便。遇有灾荒之年，全数散放。陈陈相因，不准借动，致归无着。

一、建造廩房费用无出，故令暂贮祠堂庙宇。如年年丰稔，积谷已多，即便公同议建，以为久远之计。实用仓谷若干，准其报县开销。现在收获稻麦，晒晾干洁，由原经理人秉公注帐、封志、堆贮，随时揭榜本区，俾众共闻共见。仍于下忙完粮之便，开单报县，下年报数，将上届存数接续开明。

一、二麦不比稻谷，难以久贮。俟有成数，易谷归仓。偶遇大灾年分，始准散放。寻常歉年，不得轻动。其散放之法，各归各区，以极贫次贫为断。仍由经理人秉公查开户口，按所存仓谷计口核数应得若干，造册稟县，出示定期散给，以杜争多竞少。力可支持之家，即前已捐资，亦不准给；新来之户，委系穷难无力，仍一体散发。

一、已捐田亩，系各户已出之财。今将神会改立义仓，永为地方救荒之资。凡尔经理人等，务须实力奉行，慎重出纳。地方别项公事，不准卖产动谷。每年开印后，本县亲历抽查。如果经理得宜，面加奖赏；侵亏欺隐，从严究罚。

禁会设学仓第三示

为再行晓谕事。照得本境神会俱已飭改义学、义仓，酌定规约先后出示，并通稟各上宪在案。兹因立信乡檀村地方赵元恩等请改义学会名，甚属不经，经本县亲诣查勘，尚无习教诵经情事。当起出面具九个、画轴一件，面具则刻木镂金，绘肖五色；画轴则施丹着粉，罗列诸神。据称每值会期，雇人装扮，头戴面具，身穿戏衣，击鼓鸣锣，游行街市。查律载：军民装扮神像，鸣锣击鼓，迎神赛会，杖一百，罪坐为首之人等语。神道聪明正直，灾祥显应，不能妄施。似此刻木为面，即谓灵爽凭依，断无是理。倘非应祀之神，更属荒诞之甚。况恭逢圣世，际会昌期，凡兹社鬼、城狐、山精、木魅，久已匿迹销声，曷敢现形作祟。当令赵元恩等环跪大堂，将面具、画轴对众烧毁，以释群疑。并又向伊等明白开导，从前作会原为祈福，今若按律治罪，反为得祸，咸称已知悔悟，从宽取结省释。亦在案。查各会面具、旗帜，所在皆有，必得全行销毁，始净根株。惟飭差查起，恐涉滋扰，合再出示晓谕。为此示仰士庶人等知悉：禁会以来，业已数月，现在秋成丰稔，灾疫不生，各户所省浮费：便可留为正用。可见出会、媚神，全无丝毫益处。少年浮薄之辈，

亦当晓然于心，勿敢再有阻挠。且事已上陈，断断不能中止。所有各会面具、旗帜，地保即协同经理人立即销毁净尽。一面遵照前示规约，迅将如何设学设仓并销毁面具、旗帜情由，赴案切实具禀。本邑民情最称淳厚，作会耗财实为闾阎大病。用是不惮烦言，一再申禁。倘敢阳奉阴违，以为会名已改，遂毕乃事，仍将面具、旗帜存留，一经查出，按律治罪。如有阻止之人，并许首事呈请提究，将首事免其治罪。地保徇隐，并干重究不贷。其各凛遵毋违。特示。

禁会设学仓第四示

为再行出示劝谕事。照得严禁迎神、作会，改设义学、义仓，原欲取无益之费，为有益之举，所以正人心、维风俗，为吾民计者，至深远也。兹本县轻舆减从，周历巡查，虽深山穷谷，靡所不到。所有义仓一百四十余处已皆认真盘量，面谕该董事等实贮无亏，不准私用，以为备荒之资。至于义学一百七十余处，必为学徒正句读、辨音义，或讲书，或背书，或认字，不遗一处，不漏一人。其中有前已牧牛，今因有义学而始从学者；又有曾经入学读书，后为家贫改业数年，今因有义学而复从学者。众口一词，谓义学之设，贫民得以攻书，为惠不浅。本县查阅一过，深为喜悦。惟是董事中认真经理者固多，而苟且支应者亦不少；所延馆师，加意教育者原不乏人，而疏于训诲者亦难悉数。爰将讲究礼法、启迪有方之义学馆师，若崇教乡廩生唐冠云，生员陈殿华、孔宪嵘、杨湘，文童邢廷骧、史纪勋，立信乡生员李峥嵘、李文桂，文童吴克明，永成乡廩生葛泰，生员周文蔚，文童李端如、李东来、王毓兴、陈殿桢、夏毓文、卞光荣，游山乡生员孔昭馨，监生蒋启茂、孔昭令，文童夏鼎、荀瑞旺、濮尚作、孔敬德、杨廷攀，安兴乡文童李文耀、王铨金，唐昌乡生员芮泰来，文童杨承长、陈祈容、陈学桂、芮汉税、芮有荣、叶明增、芮成功、叶崇恩、赵梦庚，共三十七名，面加奖励记功。并将规矩疏略、教诲懈惰之义学馆师，若崇教乡生员三名、文童一名，立信乡生员一名、文童一名，永成乡文童二名，游山乡生员一名、文童二名，唐昌乡生员一名、文童一名，共十三名，面加训斥记过。本县不忍显言其人。至于安兴乡高开士旷废馆课，出外烧香，尤属荒谬。已飭据该董事等另延馆师。其余义学，或有规矩而学徒不尽识字，或规矩不尽合而学徒尚有数人识字，亦谆谕勤加启迪，并俱颁发弟子规诸书，面嘱为学徒讲解。俟本县再诣查验，酌定赏罚，合行出示晓谕。为此示仰义学董事及馆师知悉：嗣后务宜认真办理，不得虚应故事。已记功者，益加勉励，切毋始勤终怠；已记过者，急须振作，幸勿再蹈故辙；未记功过者，亦当激发天良，必求尽心教导，为学徒开先路，为自己存阴鹭。本县与人为善，宥人自新，身率诸生培植人才，此等苦心、苦口，合邑应共谅之。倘再悠悠忽忽，不知振奋，本县为整顿文教起见，决不能听其终误人子弟也。义仓各董事等，即遵谕实贮，无负本县储蓄御荒至意。倘敢侵亏挪用，定著该董事等赔补。其各凛遵毋违。特示。

严禁高碗示

为严禁高碗以节糜费事。照得本邑神会业已全行禁革，改为义学、义仓，一俟周历查明，即行通详立案。兹恭查城隍尊神，载在祀典。凡属士民，理宜崇奉。每届寿诞之期，

设供一桌，演戏一台，原不便概行禁止。惟是供品中，向有高碗之设，起初高仅一二尺，所装亦不过干鱼腊肉。近年该首事等互相赌赛，每碗高至七八尺，所装之物，海菜居其大半，上加彩罩，金碧辉煌。神案之前共有二十四碗之多。事毕收回，即广邀亲友，以享酢为名，酒食征逐，累月经旬。一碗所需经费，约钱四五十串，合而计之，何止千串。不如是，则同事讥评；不如是，则被人耻笑。读书明礼之士，无不口道其非，特以习俗所染，欲罢不能。始作俑者，遗害无穷。值年首事四起，每起九人。其中贫富正自不齐，甚有揭债变产勉强将事者。迨至赤贫无力，尚须央人顶替，始脱此累。伏思祀神所以致诚敬，似此糜费奢华，转为褻渎之极。现在后殿倾颓，亟应修整，何如节此浮费，以为工料之资。除谕知外，合行出示严禁。为此示仰各年首事人等即便遵照。自本年城隍尊神寿诞为始，永远不准再设高碗，装用海菜等件。俟所省之钱，积有成数，公同修理后殿，以垂不朽。如敢故违以及改易名色，巧为供献，届期责成地保据实禀县，定予重咎。该庙道士容隐，一并提究不贷。各宜禀遵毋违。特示。

禁会设学仓通禀

敬禀者：窃惟人生大要，全在守朴守诚。衣食本源，更宜克勤克俭。趋向不端，世风日下，浮华竞尚，生计必艰。平居以相炫为能，积久遂因仍成俗。卑县地处偏僻，男耕女织，饶有古风。惟习俗崇信鬼神，城乡会场甚多。每年会产，上下忙钱粮竟至二千余两。一年租息，何止十倍。乾隆年间，即有邑人吴越彦，深以歌酒之会，大耗民财，上书张前令，请示禁革。原书载在志乘，纵观大意，尚不如现在之甚。卑职每逢朔望，宣讲圣谕广训，即已切实告诫，使愚顽渐知悔悟。而本年春夏以来，各处迎神作会，增华炫巧，仍复不少。当又随时查禁，实亦未能尽止，总由积习已深，闾阎阴受其累而不觉。计一会开销，原有租息以外，首事尚须赔贴。此外，各户接眷、留宾浮费，更难悉数。统阖邑而计之，一年所耗不下数万金。虽经卑职密访严查，并无习教诵经等事，而侈靡之习，日甚一日，殊为地方隐忧。因思各会田地系众人已出之财，禁会留产必致有名无实，若就地段设立义学、义仓，以原有之费，仍归公用，便可正本清源，不禁自止。随经指陈利害祸福，剴切出示，一切神会概行禁止。飭将完粮户名，或改义学，或改义仓，于下忙开征以前，赴房更正。一面公同议禀。嗣因观望不前，复又拟定义学规约八条、义仓规约四条出示谕催。已据该经理人陆续改正户名前来，核计义学十居六七，义仓十居三四。究竟如何设立，所发规约果否遵行，未据该经理人禀覆。惟是体察舆情，老成经事咸以为是，少年浮薄必以为非，尚须设法劝导，以期循名责实。合无伏乞宪恩俯赐严切批示，再由卑职抄录晓谕，俾知事已上陈，不能中止，一律遵设义学、义仓，从此弦诵相闻，凶荒有备。不惟闾阎生计日足，而风俗人心亦可渐期归厚。合将原有会产劝改义学、义仓缘由，开具规约清折肃泐通禀。恭请金安，伏惟慈鉴。

再，现改义学、义仓，虽有成数，仍当分别并计，统俟确有端倪，另行据实申报，合并陈明。卑职检心谨禀。奉总督部堂壁批开：仰江宁布政司核明飭遵，仍候护抚、学部院批示，缴折存。又奉护抚部院文批开，该县城乡各处，向有迎神会场，增华炫巧，侈靡成习，实于风俗、人心大有关系。经该县剴切劝导，将一切神会之费改设义学、义仓，酌拟规条，谕飭改正户名，俾节浮费而归实用。洵为移风易俗起见。江宁布政司转飭该县，再

行设法劝谕，务使愚顽咸知悔悟，以收返朴还淳之效，勿任阳奉阴违，是为至要。并候督部堂、学部院批示，此缴折存。又奉督、学部院张批开：查迎神赛会，本干例禁。据该县禀请革除积习，将民间会产租息改为义学、义仓之用，极于地方风俗大有裨益，亟应剴切劝谕，俾各知踊跃，襄成善举。江宁布政司即飭妥为办理，务期永远遵行，毋致废弛。仍候督部堂、抚部院批示，缴规约存。又奉署江宁布政使司查批开：查民间迎神赛会，律有专条，习俗相沿，罔知顾忌，地方官早应严行禁革。据禀该县境内乡愚无知，每年迎神作会，置有公产。该令出示严禁，切实告诫，将已置公产，各就地段，改设义学、义仓，移风易俗，教养有方，足见尽心民事。仰江宁府转飭妥为办理，并飭将分立义学、义仓共有几处、其会产田亩每年所收租息若干、义学经费需用若干，义仓积谷何人经管，妥议章程通禀。一面出示晓谕，嗣后民人如再有迎神赛会之事，即将首事之人严拿，按律惩办，毋得始勤终怠。切切。仍候各院宪批示，录报。并候臬司巡道批示，缴规约折存。又奉署江宁盐巡道陈批开：据禀以会产改为义学、义仓，实属善举，深堪嘉尚。仰江宁府飭即妥为劝改，以垂永久。仍候督、抚、学三院宪暨藩、臬宪批示，录报缴折存。又奉江宁府正堂徐批开，查迎神、赛会，殊干例禁，既经该县指陈祸福利害，概行剴切示禁，飭将所置会产，劝谕各经理人分设义学、义仓，以正风俗而营生计，洵属实心民事。仰即如禀妥为办理，次第禀报查考。仍候各宪批示，缴规约折存。

详禁会设学仓请立案文

为禁会改学改仓及专设乡书院已有成数，查验造册，详请立案事。窃照卑县民俗崇信鬼神，本城暨崇教等七乡地方，置产作会，不一而足。其最不经者，有白猴、五猖、先锋、太保等名目，实为耗财伤化之大害。乾隆年间，邑人吴越彦上书张前令，请示禁革。原书载入志乘。势成积重，欲罢不能。各会田亩，本系众人捐出，禁会留产，必致有名无实，拟令改为义学、义仓，便可正本清源，不禁自止。即于道光二十五年六月间，指陈祸福，出示劝谕。嗣因疑惧不前，复又酌定义学规约八条、义仓规约四条，剴切谕催，如能翻然知悔，宽其既往之咎。旋据各会经理人改正义学、义仓户名，当将办理情形，开具规约清折，通禀具报，声明尚须循名责实，设法劝导。奉批妥为办理等因。又经录批出示，比保挨催。先有立信乡檀村地方民人赵元恩等请改义学，系青脸会户名，尤为荒诞之极。经卑职亲诣确查，并无习教诵经情事，起出面具九个、画轴一幅，似系五猖、五显之类。讯据供称，即名青脸五猖会，每届会期，雇人装扮，游行街市。当即明白譬喻，将面具、画轴当众烧毁。赵元恩等咸知悔悟，取结省释。其余五猖等会存有面具，亦所不免，逐一追起，恐涉滋扰。复照案示禁，勒限销毁。再有存留，照律治罪。查各会每年钱粮多至二千余两，实在迎神赛会固属不少，其中并有宗祠祭祀，筹备考费而误立会名者；又有产已卖出，虚立会名，未过户者；又有绝户遗产，立会存公，以为立继承祧者；又有施茶施药诸善举而混立会名者。总缘积习相沿，不知忌讳。今既革此器风，自应循其名实，以免向隅。自九月起至十二月止，据该经理人请将二十五年所收租息稻谷，分别遵设义学、义仓，陆续禀覆前来。除另禀免改各会随案更正，妥协户名注册外，计崇教乡并设义学三十四堂，分设义仓四十一处；立信乡义学三十二堂，义仓十三处；永丰乡外排一保，义学二堂；永成乡义学三十五堂，义仓三十四处；游山乡义学三十一堂，义仓二十一处；安兴乡

义学十五堂，义仓二十八处。唐昌乡义学二十八堂，义仓八处。统计义学一百七十七堂，义仓一百四十五处，共贮谷四百八石三斗五合。又永丰乡内排二十二保，并设乡书院一处，并称义学义仓乡书院。并于二十五年起，以后按年遵办，不再迎神赛会等情。义仓即就原改户名，仍归原人经理；义学以道、德、仁、礼、敬、信、性七字，分乡书给跋语匾额，告示规约。经理人作为学中董事，责令开馆之日，报明学徒，示期查验。乡书院宗朱子白鹿书院之意，取名白鹿精舍，另撰规约、碑记，书给匾额。十一月初九日开课，亲诣扁试，取定名次，出榜晓谕。二十六年正月，据各义学开报学徒人数，即于二月起至四月底止，卑职自备夫马、饭食，轻舆减从，周历各乡，细心查验。亲为学徒正句读，辨音义，背书认字习礼。每人发给弟子规等书，令其诵读讲解。不遗一处，不漏一人。启迪有方之馆师三十七名，面加奖励、记功；教诲懈惰之馆师十三名，面加训斥、记过。又有旷废外出之馆师一名，飭据董事即行更换。其余各馆师，或有规矩学徒不尽识字，或能识字规矩不尽合法，亦经谆谕勤加启迪。各乡义仓俱与义学相近，查学之便，挨户盘量，见数实贮无亏。谕令慎重堆贮，不得颗粒挪用。察看民情，访诸士论，禁会之初，不免人怀观望，且有浮薄之辈造言阻挠。现在义学已成，贫寒子弟既可习业从师，牧竖村童渐能知书识礼。白鹿精舍之设，因该乡距城较远，书院两课往来不易，士民议将该一乡会产贴资，在于三元观专设乡书院，俾生童等就近肄业。每课计有生员二十余名，童生五十余名。义仓即以初报之数为准，按年存贮，积少成多。虽有典守晒晾之烦，偶遇凶荒，便可接济口食，以无益为有益，似皆乐于有成。各处会场，亦俱不敢兴举。随于查竣之后，遍行出示晓谕，俾众闻知。惟是本意重在禁会，凡开报租息稻数，只能核其完粮正银，约略计算，是以各学修脯不能尽照规约。盖会租多寡不齐，穷乡僻壤，限于道路，又合并不便，既经就地设馆，即难责其如数。并间有好义士民，酌量捐钱存公生息，以补租息之不足。至义仓，原系各就会产，零星积成，该经理人各有专司，并而为一，诸多窒碍。内有数户总贮一仓，出于伊等自愿，事属创始，只能听从其便。统俟积谷较多，再为分乡建立仓廩。所有按季查学，按年查仓，并白鹿精舍各事宜，悉照原定规约，慎重办理；并随时查禁，不准迎神赛会。嗣后每年三月，仍将义学乡书院办理情形及义仓增贮谷数申报一次，以免堕废而垂久远。合将禁会设学设仓及专设乡书院已有成数，亲诣查验各缘由，分别造册备文通详，仰祈宪台鉴核立案。再者，义学、乡书院经费，系以改会租息充用，即属民捐民办，请免开报细数并免报销，合并声明。除详抚、督、学院宪暨臬、藩、巡宪外，为此备由具申，伏乞照详施行。

计详送：

义学清册一本，义仓清册一本，白鹿精舍乡书院碑记规约清册一本，朱子白鹿洞揭示集解一本，弟子规一本。

江宁布政使司徐札开为转飭事。奉总督部堂壁批开，该县详禁会劝改义学、义仓，并专设乡书院一案由，奉批据详，禁会改立学仓，并设乡书院等情，具见尽心教养，力挽浇风，深堪嘉尚。仰江宁布政司核明，转飭立案，仍候抚学部院批示，缴册存。又奉巡抚部院李批开，该令权篆高淳，即将地方积年陋习锐意革除，民间亦能观感，洵堪嘉尚。惟义学设至一百七十余处之多，义仓设至一百四十余处，现在仅止贮谷四百余石，似属散而难稽，恐致日久废弛。应否酌量归并，仰江宁布政司飭再体察情形，切实具覆。倘因乡村相